

新书架



《湖山感旧录》
雪克 中华书局

作者长期在原杭州大学从事古文文献整理与研究，耄耋之年写下一系列学林漫录之作，或怀念师友、追忆往事，质朴而深切，反映了任铭善、严群、戴家祥、胡士莹、王煊熾、蒋礼鸿、沈文倬、钱南扬、朱季海等著名学者的风貌与神采，透露诸多时代细节。



《面孔》
东君 上海人民出版社

《面孔》收入的四篇小说均有笔记小说的特点，叙事志人，只寥寥几笔，却风神能现。面呈异相的人、行为怪诞的人、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的人、默默无闻的诗人……他们注定湮没于历史，游走在烟火人间，与面具共生，与影子缠斗。如同一个冷静的旁观者，东君以古雅的汉语白描俗世众生相，在看似不经意的闲话漫谈间，那些无名之辈的面孔便如幽灵般一一浮现。



《村庄笔记》
南帆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中国高速发展转型期和后疫情时代带来的种种变化，迫切需要当代文学以新的方式介入社会。曾两度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著名学者作家南帆就以个人走访为切入点，阐述了对快速变化中的“中国村庄”的深度观察，并深入到当代乡村的肌理，从村庄的形象演变、历史沿革、文化心理等多个层面娓娓道来。



《成为波伏瓦》
[英]凯特·柯克帕特里克 中信出版社

本书是根据近几年新曝光的波伏瓦信件、早期日记等材料撰写的波伏瓦全新权威传记。为什么这位“女性主义偶像”要着力打造自己的形象？为什么关于她和萨特关系她会频频“撒谎”，或是声称自己不是一个哲学家？也许带着这些新的细节，我们能更进一步地去认识真正的波伏瓦。



《东京零年》
[英]戴维·皮斯 花城出版社

本书用复调式的声音，循环往复的情景，营造出一个幽闭混乱的历史空间：战败投降之地，陷落占领之地，鬼魂亡灵之地。一个国家的黑暗在1946年重新涌动，废墟之上的绝望与贫穷、饥饿与欲望、暴力与侵犯，呈现日本现代历史上最大的集体身份危机——个人和社会一种近乎幻觉的衰败感。在虚与实、明与暗之间，让读者窥探可以无限靠近但永远抵达不了的真相。

都认为：江姐（及原型）的鲜血，就像红梅遍地，染红岩石，在中国的革命史和文学史上永放光彩。说起鲜血和红梅，我又想起两位历史名人。一位是李香君，她也不惧死亡、血洒白扇，才有那部《桃花扇》。《红岩》开头中，随处可见关于江姐的细节描写，不正也像一滴滴热血洒入书中，令人感动。虽说都不惧生命的消亡，李香君更多是个人情感的纠缠，而后才是爱国情结；但是江姐是爱党爱国。她的梅花，与另一位画家笔下的梅花，如出一辙。他就是吴亚鲁（南通、徐州两地的革命播种人）、吴亚苏（中共如皋县委原书记）两位烈士的父亲吴璜。吴璜爱梅，画梅，咏梅。当两个儿子牺牲的噩耗传来，吴璜并不后悔。《红岩》、江姐与吴璜的梅花，是信仰的结果，是党性的绽放。正如《红梅赞》中歌唱的：“红岩上，红梅开，千里冰霜脚下踩。三九严寒何所惧，一片丹心向阳开，向阳开”——红梅傲雪淬党性！



街，用了一个多小时，才在一个“短弄”里找到一个专卖二手书的“微”书店。书店老板说：“现在连大学生都不看书，原来周边不少店都关门，现在都关了。今天上午，我只卖到十块钱。”我较为细致地挑选了一遍，书店虽小，好书却不少，在我挑书的近一个小时里，除我之外，没有来过第二个顾客。就在几天前我还去过一个著名的博物院，里面开有多家“博物院商店”，商店里除出售几种博物院自己编印的图集外，找不到其他书籍资料。挤挤挨挨的，全是漂亮的文创产品，光鲜诱人，只不知“创”字从何说起？因为印在文创产品上的字画图案，部分产品的款式创意，分明由“抄”“借”而来。

不爱读书少读书甚至不读书，人的思想会逐渐变得麻木，没有情怀，从而缺少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品质，艺术，也只有沦为“技术”这一条路可走。没有文化，缺乏积累，科技创新与社会进步就会缺少原动力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崇尚读书、崇尚读好书的书香社会，到那时，从前的书店会渐次复活，并且会变得更美。

所以非常有钱，也很大方。她到老都认为自己一生不婚是选择正确，因为没孩子，不用为孩子操心，说大家晚年都是为了孩子辛劳（何尝不是呢）。桃子也是个性十足的老太太，所以，俩人友情分分合合。但洋子对表姐的欣赏显而易见，她称桃子为“最后的女武士”。

对待伤害过她的人，洋子说：“我已经六十八了，却一直不能原谅，一生都不能原谅她。我诅咒她不得好死时，她却得了癌症。惊慌失措之下，我也得了癌症。诅咒别人的同时，也是诅咒自己。”对待死亡，她异常冷静。朋友问她，“你大概还有一年就死了，不害怕吗？”“不害怕啊，我还挺高兴的。死了就不用再花钱了，也不需要再赚钱了，不用再担心钱的问题，就冲这点，我觉得还是件幸运的事呢。”

这位洒脱坚韧、古灵精怪的老太太患癌后五年离世，比医生预计的多活了三年。

正是有了坚毅的品格，她在遭遇青年丧夫后，才没有因此消沉下去；才在遭受了被掳至胡地12年这样更大的厄运之后，并没有失去活下去的勇气；才在被曹操用重金赎回、却又不得不忍痛与爱子分手后，并不曾陷在悲痛之中不能自拔；

同样是由于坚毅，她才能在重返故乡陈留后一气呵成写下了《悲愤诗》等惊世之作；才会小官僚董祀抱怨她这个大漠回来的妻子不够青春靓丽时，她付之一笑；才会在董祀犯死罪之后，她不计前嫌，立即披散着头发光着脚赶上曹操军营为董氏说情；才会在曹操答应赦免小董后，应曹操之请，她文不加点默写出已然在战乱中遗失、却一直在我心中保存着的400余篇珍贵古籍交给了对方……

这个蔡文姬啊，简直是用她一生的经历诠释了什么叫“士不可以不弘毅”，什么叫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

我欣赏蔡氏的才华，更欣赏她的坚强勇敢。因为坚强保证了才华充分的发挥，坚强又使一个人眼光独到、行动果敢、永不会被打垮。

忽然领悟到曹操为什么愿意花昂贵的代价——黄金千两、白璧一双赎回蔡文姬了。因为她不仅是老师的女儿，还绝对是一位值得被重视、被珍惜的奇女子。

江姐：红梅傲雪淬党性

——《红岩》开局读后有感

□ 彭伟

量，没有《红岩》，何来“江姐”名满华夏？江姐作为《红岩》的女主角，的确值得我们学习与分析。

作为艺术的创作，江姐在《红岩》中人物形象，饱满细致。全书共计三十章，江姐从第二章开始“露脸”，直至最后，在众多细节中行为突出，表现优秀。如果说《红楼梦》中的林黛玉出场，颇为“养眼”，先写外貌是精雕细琢的江姐出场，则颇为“抢眼”。小说弃用第一人称，而是巧用第三人称“一个女同志”，看似客观叙述，实为先进入为主地告知读者江姐“安详稳重”。如何让书中的同事和书外的读者，接受“江姐安详稳重”的人物形象呢？两位作者，由外及内，先写外貌：她不到三十岁，中等身材，衣着朴素，蓝旗袍剪裁得很合身。寥寥数笔的白描：朴素的穿衣，单色的旗袍，显得江姐很是矜持、稳重。再说心理世界，星罗棋布的描写，轻描淡写

地藏在大量的对话描写之中，却一字千金地表现着江姐的人物形象。譬如借鉴诗歌中重复的手法，反复描写类似的动作，就像绘工笔画，制青花瓷，反复绘画上釉，艺术效果更好。譬如第三章“露脸”，直至最后，在众多细节中行为突出，表现优秀。如果说《红楼梦》中的林黛玉出场，颇为“养眼”，先写外貌是精雕细琢的江姐出场，则颇为“抢眼”。小说弃用第一人称，而是巧用第三人称“一个女同志”，看似客观叙述，实为先进入为主地告知读者江姐“安详稳重”。如何让书中的同事和书外的读者，接受“江姐安详稳重”的人物形象呢？两位作者，由外及内，先写外貌：她不到三十岁，中等身材，衣着朴素，蓝旗袍剪裁得很合身。寥寥数笔的白描：朴素的穿衣，单色的旗袍，显得江姐很是矜持、稳重。再说心理世界，星罗棋布的描写，轻描淡写

磨伤的痕迹。一股火热的、强烈的激情，立刻涌上他的心头”。名义上，这是在写成岗，实际上，这股激情的源泉是江姐，因为她是为《挺进报》刻字的。小小的细节，展示出江姐默默无闻誓死工作，不居功自傲，不暴露党的秘密的优秀党性。又如第四章她首次与后来成为叛徒甫志高的“同场竞技”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江姐责问甫志高，为何不请个力夫为他搬行李箱？因为他穿着西服，穿着与行为必须吻合。谍报工作无小事，一个个小小的细节，稍不注意，也许就会被敌人识破。在甫志高好表现的狭隘的个人心理面前，江姐保持高度警惕的态度，一心一意牢记党性的形象，更加高大了。

江姐的最终结局，大家都明白了，她屡受折磨，视死如归，用鲜血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红色歌曲——《红梅赞》。不少评论家

从前那些书店

□ 杨 涛

我带的几大捆书两个人扛不动，最后雇了人才运出站。

上海的南京东路福州路，南京的新街口羊公井，南通的桃坞路人民路，都是我爱去的、留恋的地方，因为那里有品质优良的书店，书店里有我想不到的好书在等着我。现在为写作此文，打开网络，输入店名及路名，希望能看到一些与当年书店有关的图片和文字，跳出来的却是“网红打卡点”“最美书店”等流行字样，涉及书籍及书店历史的介绍，已经接近于无。我以为，书店之美，最重要的一条标准是看其里面有多少种对人类社会进步有价值的书，而非店面设计装修的新潮与夺人眼球。一个书店，如果也学着追逐时髦与流行，迎合低俗，对品位没有自己的坚持和追求，外观纵使精致绝伦，又有何用？我曾在苏州诚品书店漂亮的台阶上，南京先锋书店逼仄的门口，都看到过拿着自拍杆的打卡者，不

购书、不读书，却要前来打卡，岂不可笑？

在文学作品中，常常遇到“花瓶”一词。这里所谓的花瓶，非指用来插花之器具，而是指在某个单位或部门供职的“个别”年轻漂亮的女子，胸大无脑，做实际的事，有她无她都无关紧要，她的主要职责是供“老板”及“来宾”欣赏，或在老板出去谈生意时跟在身边，取悦客户。书店不是城市“会客室”里的花瓶，它是城市的眼睛，代表着一个城市的人文品质，并且预示着城市的未来。

从前的旅游景点、名人故居，一般都设有小书店或图书专柜，出售与景区或该地相关的图书资料，可以省去有兴趣作深入了解者不少搜集之力；

从前的车站、码头、渡轮上也有书籍报刊出售，可以帮助乘客打发空闲时光；

从前遍布各地的新华书店都有朴素宽敞的营业场所，里面销

售的不会只是一个出版集团或几家出版社的图书，没有人会在文化传播方面搞垄断；

从前的乡镇供销社也有销售图书的专柜；

从前的民营书店没有人想到把它搞成变相的“茶餐厅”；

从前的高校，黄昏时分，在前往食堂的林荫道旁，有一个个小书摊，转让、交换旧书……

有人说，现在实体店书店少了，但是有网上书店啊。是的，上网买书确实方便、快捷，但尚有十分关键的问题不能解决：如何判断一本新书的价值？值不值得下单的依据是什么？购书者从网络上所能看到的，只是“书商”愿意给人看到的那部分，或是推荐者的一面之词。如果没有了寻找、发现的快乐，如果没有了试读、比较、独立判断的过程，购书的行为，很有可能是盲目的。

有一个下午，我再一次去了某艺术学院西门外那条著名的后

如果只能活两年

□ 青 弋

起木心先生说的：“人生能做的事，就只是，长途跋涉的归真返璞。”也许活到老，余日无多时，是真的可以百无顾忌了吧。

作家记录老病相催时的各种困境，健忘、病痛、消极，在癌症与抑郁症及衰老的三重折磨下，她依然保持幽默、乐观和吃晚饭本色，以及劫后余生的窃喜。老太太一人独居，离婚两次，有一个不靠谱的儿子，自己是自由职业，没有固定退休金，一天不死就得挣钱。生活太难了，但只要还活着一天，就得吃饱睡足，郑重对待生命中的每一日。她照着电视美食节目捣鼓吃的，吃了中午考虑晚上吃什么。天天看韩剧追裴勇俊，后来又说玄彬是亚洲第一帅哥，还

因为天天保持同一个姿势看剧，把下巴都看得脱了臼，笑得我差点从床上滚下来。

她写亲情。年少时，有一年除夕晚餐时间，大人们很焦躁，孩子们提心吊胆。突然，父亲把饭菜掀翻了，饭菜向四周飞溅。榻榻米上掉的全是胡萝卜、鱼干……这段看得我心碎。洋子还记得当时掀翻桌子后的父亲轻蔑一笑，那表情定格在她脑海中。她说，那是一生中最悲惨的除夕晚餐。可是，她继续不动声色地写道：“第二天是新年的第一日，早上我醒过来，一睁开眼睛就看到天花板上沾着两三根营养麦面，面条的另一头还耷拉下来。我们都很乖，虽然特别想笑，可还是忍

蔡文姬：千秋蔡女竟归来

——话说历代才女之十

□ 张 芳

好诗。如同是长期生活在异域的西汉才女刘细君，也曾写过一首表达缱绻乡情的诗《黄鹄歌》，这首诗单独看着也还不错，可如将它拿来与《悲愤诗》对照着读，未免失之于单薄……为什么只有蔡文姬才能创造出那种既是史、又是诗的重量之作？

这个谜团一直到我进入而立之年，找到了蔡才女更多的生平资料之后才慢慢解开。史料上介绍：蔡文姬（约177—239年），陈留郡圉县（今河南省杞县）人，东汉时期女作家，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。博学多才，擅长文学、音乐及书法。初嫁河东卫仲道，丧夫后归居娘家。东汉末年中原大乱，侯割据，原本归降汉朝的南匈奴趁机叛乱，蔡文姬为匈奴左贤王所掳，育有二子。曹操统一北方后，花重金将其赎回，再嫁董祀为妻。她的作品今存《悲愤诗》二首、《胡笳十八拍》一首。

她的父亲蔡邕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大儒。史载：熹平四年（175年），蔡邕有感于儒家经本六经文字谬误太多，于是奏请正定六经文字。灵帝予以批准，蔡邕就用红笔亲自写在碑上，让人工刻好

后立在太学门外，这就是中国第一部石经《熹平石经》——后来的儒者学生都以此为标准经文，石碑新立之时，来观者及摹写的人一天之内车子就有一千多辆。

有这样一位父亲，蔡文姬流落胡地12年后能写出中国第一首自传体长篇叙事诗《悲愤诗》、有名的琴曲歌辞《胡笳十八拍》等就不奇怪了。因为，我们自可揣测，一等一的家教、冰雪聪明的天资、笔耕不辍的努力加上历尽沧桑的经历，是可以催生出一位笔落惊风雨、诗成泣鬼神的才女的。

说起来我与这位蔡才女挺有缘。就在自认为已较为了解蔡氏，对她的研究可告一段落之时，可有一回闲聊，一位文友直率的发问，使我不由自主又琢磨起她来。文友说：你讲的蔡文姬故事是很感人，但有一件事我不明白，那就是她经历了那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后，怎么还有那份从容的心境来写长诗？

这个朋友比我年长10岁，经历也比我坎坷些，她的意思我懂——她是说一般的才女在经历了战乱中被掳至胡地等沉重的打击之后，即便不是心如死灰，肯定也

《红岩》是罗广斌、杨益言两位作家精心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。作为红色经典，《红岩》自20世纪60年代面世后，经久不衰。书中人物众多，关系错综复杂，仅凭一篇千字文，难以评论。所谓“面面”俱到——什么盖浇面都想吃，住往什么盖浇面的特色都没尝到，还不如独当一面——只吃一碗雪菜肉丝面，来得实在。于是，阅读《红岩》，我选择谈谈开场（即全书第三四两章）中的江姐。

至于锁定江姐的缘由，不仅是因为她是书中的主人公，而且还有些许私因。1977年，如皋商业局排演的歌剧《江姐》在如城大会堂演出60余场。大凡那个年代的如皋人，没人不知道江姐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听母亲常常说起江姐，对江姐很有亲切感。通过阅览《红岩》，每每读到江姐的内容，我又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自己熟悉的女英雄——叶邦瑾（如皋籍），两人的命运多有相似之处，同为女报人，同样被敌人疯狂杀害。而且叶邦瑾牺牲的时候，比江姐要年轻多了。江姐及原型江竹筠的名气为何比叶邦瑾大得多呢？这要归功于文学的传播力

去一个一线城市办事，晚饭后朋友陪着散步，见霓虹闪烁，店铺林立，有红男绿女进进出出，朋友说：“这里规划时想打造的是

一条文化街，办着办着，如今全变成了饭店。什么文化？饮食文化？进去后你还会发现，这样的‘饮食’，连给‘文化’提鞋都不配。”从前似乎没有规划文化街一说，文化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是自觉追求的“时尚”。在大街小巷转悠，冷不丁会劈面碰上“文化”——书报亭或者小书店、小书摊。书报亭出售的，除晚报、电视报、文摘报及一些通俗杂志外，还常常有纯文学大刊零售，《十月》与《诗刊》出现在那里也不会有人会感到奇怪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河南美术出版社主办的《青少年书法》杂志经常发表我的文章，1990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大学进修，杂志样刊仍寄我老家，为了能及时看到，每月20日左右，我便去街头书报亭购买该刊。那时候的北京琉璃厂，是我逛得最多的地方，每周必去，有时一周甚至会去两次，书店画店挨着个儿转，常有惊喜和收获。数月后，进修结束回家，出南京火车站时二姐来接，

作家黎戈在新书里说她心目中的女神是日本作家佐野洋子。写佐野洋子得了癌症之后，被医生断定只能活两年，就跑去买了一辆昂贵的捷豹跑车……我很好奇，这是一位怎样神奇的老太太呢？也太酷帅了吧。

于是，赶紧买来一本佐野洋子的书——《在难熬的日子里痛快活》，这是她得癌症后写的，写着写着就死了。也许台湾译名《无用的日子》更贴切。因为生命最后的日子，老太太觉得自己百无一用，殊不知，把直面死亡的经历写成一

本好看的书，这无用多么无价。原以为这是一本谈论死亡的书，会沉重、颓废、悲观，一个生命进入倒计时的老人能写出什么样的文字？励志太假，悲观又太丧。谁知竟然写得这么精彩，从没见过纹理如此真实的文字，我时常看到惊呆。不用任何文学修辞手法，语言几乎返璞归真。想

提起蔡文姬，总会想起一句诗：“天下谁人不识君？”但凡稍有些文史知识的读者，对东汉蔡文姬其人其诗，可以说是耳熟能详。

我初遇她是在广播剧《蔡文姬》中。那年大概读小学二年级，不知为何很轻松就记住了这一桥段：蔡父在书房弹琴，忽然断了一根弦，在院子里玩耍的小文姬立即听出断哪根弦。小女孩的声音清脆如雪藕：爹爹，第二根弦断了……还要考我？好吧，现在是在第四根弦断了……

这部广播剧给我留下了如此优美的印象，以至于一进初中，便迫不及待搜罗了蔡文姬的作品来读。“汉季失权柄，董卓乱天常。志欲图篡弑，先害诸贤良……”头回读蔡氏的《悲愤诗》简直呆住，一名女子怎能写出如此有风骨的文字来？说什么汉代女作家中的佼佼者，她的诗便是在“天下才有一石，子建独占八斗”的曹植曹子建面前，那也是不逊色的啊。

“边荒与华异，人俗少义理。处所多霜雪，胡风春夏起……”我当然知道蔡氏是因为有了被掳至塞外12年、好不容易能重返故乡又不得不离开爱子的经历，才写出了使无数读者为之泪下的《悲愤诗》，但，她作品中那种史诗般规模、既苍凉又质朴的独特风格仍使我困惑不已。

在我看来，就算有亲身经历，也鲜有才媛写得有这样分量的